

洪憲六人幫的楊度

王覺源

文場政海兩頭落空

讀中外雜誌有關楊雲史的文章既畢，觸類引發楊哲子其人。二楊生前有無直接關係？暫無可考。不過哲子在近代文壇上也算略具地位。更巧的，他和楊雲史是同年生，却早雲史十年而死的，其身世與經歷，有些地方亦大體相似。祇是哲子的文學名氣，被他的政治活動所掩，所以他的文學，終於略遜雲史一籌；他的政事，以無一貫主張，亦難建樹。此亦因在思想方面，雲史比較單純，乃能專一；哲子相當複雜，道出多途。

這不是我一家之見，論者亦多若是說詞。尤其在洪憲時期，舉國輿論以哲子逆流而趨，替袁項城捧場，太不值得。有人則直主拿辦正法，他亦弄得如楊重子所說的：「文場政海兩頭空」，以文壇敗類，帝制餘孽而終其生。

才氣橫溢吐屬不凡

楊度字哲子（一八七五—一九三一），晚年別署雅號特多，如虎公、虎頭陀、虎禪師；但多

不爲人所悉。三別號皆虎其頭，更不知何義。他是湖南湘潭人，出生於小康家庭，不幸早歲喪父。賴母賢明，嚴課有方；家務則賴伯父瑞生（曾任清代武將）的支持，他兄弟乃得完成其基礎學業，隨後肄業於衡山東洲書院。與其胞弟重子（鮑）、胞妹少姬（莊）同師事於大儒王湘綺（闔運），皆才氣橫溢，有楊氏一門三才子之譽。

哲子風流倜儻，負不羈之才。二十二歲即中光緒丁酉舉人，仍從湘綺學。對經、史、子、集無所不窺，且見解深邃，湘綺更爲刮目。壬寅東渡赴日本，入東京弘文速成師範學校（數次往返日本，最後於辛亥前返國），課餘從事新文化介紹，頗多貢獻。時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相遇，論析時事，皆極中肯。嘗作「湖南少年歌」，中有警句說：「中國若如古希臘，湖南當如斯巴達；若要中華國滅亡，除非湖南人盡死」。慷慨激昂，吐屬不凡。國父奇其才，欲吸收入黨（時正醞釀組織中國同盟會）。哲子以政見未能盡合，而婉拒之，轉介黃克強（興）先生以自代。

權利縈懷竟違師訓

哲子於辛亥前不久回國，即投袁項城之門。時康、梁圖謀，頗不利於袁，袁即利用而用之，賓主相遇頗歡。一九一一年，清室內閣成立，由袁項城之推薦，楊因得任統計局長。及辛亥革命爆發，南北糾纏不清，哲子因與革命黨領袖孫文、黃興諸公，以及能左右清室之袁項城，都有密切關係，他長袖善舞，居間操縱，頗見其功。雖益爲袁氏所重，然以財神（梁士詒）當道，哲子終於無法握得實權，以致長留於虛官副職地位。這就是楊、梁始終矛盾的主要原因。

項城決意改變國體稱帝之前，以王湘綺繫海內一時隆望，爲增強帝制陣營，擴大影響，乃命哲子勸駕，敦聘湘綺爲國史館館長。湘綺至京，僅留半年，見事不可爲，遂託詞告歸，而以國史館印信，移交於副館長楊哲子，代攝館務。離京之日，哲子叩請湘綺以酬應之方，湘綺脫口答曰：「多見客，少說話。」實言簡而意賅。蓋當時國家局勢，在地方則軍閥割據之局面已成；在中央則官僚政客腐惡之習氣已深，已如病入膏肓，無可救藥。而民心傾向革命，政局動盪無已。在此情勢之下，「多見客」，可以寡怨尤；「少說

話」，可以絕禍患。哲子是一個聰明人，應宜能喻老師愛顧之切。卒以權利薰心，違背師訓，領銜勸進，見惡於國人。

六人幫派的聚與散

民國四年八月，哲子爲迎合項城帝制心理，結合安徽孫毓筠（字少侯，孫家鼐之侄，曾任安徽督軍，北洋政府教育總長，袁氏約法會議議長）、湘人胡瑛（字經武，曾任山東督軍）、湘人李燮和（字柱中，曾任滬軍都督）、江蘇劉師培（字申叔，北大教授）、福建嚴復（字幾道，一字又陵，清賜進士出身，京師大學堂堂長），組織六人幫（自稱洪憲六君子）的籌安會。哲子自任理事長，孫副之，其他四人爲理事。楊鼓吹帝制，曾發表「君憲救國論」一文，袁氏認爲「深合孤意」，特頒親題「曠代逸才」四字匾額一方給楊。劉師培急欲自見，乃著「君政復古論」，以明勸進。哲子躊躇滿志，不可一世，常以新朝首輔自居。

袁氏帝制失敗，民國五年六月憂憤暴卒。哲子深玷污名，進退失據。黎元洪下令通緝拿辦洪憲始禍諸人（十三大保），六人幫的楊度即居其首。他不得已乃避居青島，匿跡消聲。迨張宗昌督魯，楊復追隨有年。流落之中，還作「避難行」、「東洲行」等詩以自慨。十六年，當中共把持武漢政府造成寧漢分裂時，左派份子猶欲利用楊度，極力造謠說：「奉系與南京政府，將以犧牲張宗昌而謀妥協。」暗中煽動哲子，慫恿張宗昌傾向武漢政府。不論事實真象如何，

總之張宗昌失敗以後（被鄭繼成所殺），哲子亦遁去。

晚年落拓處境堪憐

六人幫的通緝令，直到民國七年七月，北洋政府始下令赦免，從此哲子的行動，始得自由。偶往上海旅行，猶膽小如鼠，未敢公開活動。民國九年前後，欲與陳獨秀勾搭；十六年思與左派串合，皆無成就。十一、二年間，復受國父孫先生之命，暗効馳驅，常往來於北平上海道上。時國民黨人士，雖多非議者，但某公却說：「哲子是爲履行其一九〇五年的諾言」。民國十五年移居於北京，有人說他仍暗負有秘密政治任務。其表面則爲從師齊白石（見本刊二〇七期「毛澤東的家鄉」一文）學畫，且誦經禮佛，修心養性。至十七年北伐成功，始遷上海。

上海自非哲子適宜生存之地，不過有一技在身，求活的路道總比較容易。他除賣字畫（買者無幾）消遣以維生之外，則依上海聞人杜月笙先生作食客，繼續禮佛和撰作佛文，其含禪性之別號，即始用於此。一個四十年來的風雲人物，晚年竟窮愁潦倒若此，處境亦實堪憐。加以肺病纏身，久治難脫，終於二十年九月，逝世於上海，時年僅五十七歲。蓋棺論定，綜哲子一生的政治生涯，沒有一貫的理想與主張。時而革命，時而立憲，時而君主，晚年又傾向於革命；不時復與左派份子勾搭。直言之，即其思想路線錯雜，時左時右，時而標榜中間。結果，行出多途，自難有成。

自視甚高狂妄誇大

哲子由於盡瘁心力於政治活動，以致原具之文學天才與深厚的國學基礎，蔽於政治，不能發揚光大。加以自視甚高，好特立獨行，不謙虛，無氣節；由於湘綺的特加青睞，與留日對新知識的獲得，則更助長了他的野心壯志，狂妄誇大和一意孤行的性格。

中國同盟會一九〇五年成立於東京時，國父孫先生甚欲邀哲子加入同盟，他率直表示，願各行其是，且說：「吾主張君主立憲，吾事成，願先生助我；先生號召國民革命，先生成功，度當盡棄其主張，以助先生。努力國事，期在後日，勿相妨也。」其言似早已胸有成竹，豈僅狂妄誇大而已。

哲子當時的政敵或政治伙伴，皆一時之赫赫名流，祇緣他孤芳自賞，與誰都很難合作。與革命派矛盾；與康梁立憲派鬭爭；與實力派梁士詒爭權，僅由這幾種關係的擴大，幾乎可說是天下皆濁，我獨清。當時風雲人物，除極少數如孫（中山）、黃（克強）諸公而外，他如王揖堂、熊希齡、張耀曾、蔣方震、林長民、章士釗等，在他言論書札中所顯示的，似乎都祇算是他夾袋中的人物（其族兄楊儒安說的），以致弄到晚年「親朋不相問，老病寄人籬」的地步。

當袁氏帝制積極進行，六人幫籌安會組成之初，京城一般落魄失業的文乞與政客，多奔走於哲子之門；楊爲顯露風光，亦欲見好於若輩，爲之安插位置。及後來者日衆，沒有千萬間廣廈，

勢難延攬，亦心厭之。乃親書便條，張貼於會客室示意，詞云：「待新君踐祚，僕任內閣總理，再為諸君謀飯地也。」他的狂妄態度，亦誠罕見。

湘人蔡松坡（鐸）與唐繼堯起義，護國討袁時，項城處境已大不利；罪魁哲子亦備受各方責難，他不得已，見風轉舵，乃向袁皇帝請辭參政院參政（時籌安會已不存在），辭文中猶有「流言恐懼，自比於周公」的語意。已至政途末路，猶孤高自若，不知悔過！因其孤高驕傲過甚，反覆無常，不明是非。騾子性格的湘人，即有主削其湘籍者。護國軍興，甚有主張殺楊度以謝湘人者。

感懷身世見其交情

項城憂憤既死，哲子亦逃遁青島；當其潦倒無聊之際，適湘綺老人亦後項城半年病逝湘潭。哲子輓之以聯云：「曠代聖人才，能以逍遙通世法；平生帝王學，只今顛沛愧師承。」既頌湘綺才學與為人為世所重；亦慨自己抱負，以及晚年處境，盡納於寥寥二十八字之中，情文並茂，可見才氣確是不惡，讀之令人亦不免感慨繫之。聯之首句「曠代聖人才」，即師取項城親頒匾額「曠代逸才」之語意，自視頗有難師難弟的味道。及哲子去世，齊白石輓之以聯，則云：「出處悉殊途，畫稿詩篇，共全晚節。功言兩未就，人間地下，同愧師承。」蓋白石與哲子同列湘綺之門，一為文藝巨匠；一落政治流轉，自是出處殊途。至謂功言兩未就，亦即楊重子「兩頭空」

的說法。哲子聯云：「只今顛沛愧師承」，則被白石襲之以輓哲子，亦可謂巧合。

梁任公（啓超）主張君主立憲之初，極欲結好哲子，終以主張互異未果。這或可說是哲子喜獨樹一幟之個性使然；亦或可說是他一種投機取巧的行為表現。及保皇黨失敗，梁氏潛居日本，認保皇黨的失敗，並非中國憲政運動的終止；乃與徐勳、湯覺頓、蔣智由、陳景仁、徐佛蘇等成立「政聞社」，而摒哲子於政聞社之外。後來，徐佛蘇指哲子「由於太驕傲，以致兩面不討好，怨悔集於一身，處境十分冷落。」可謂是的評，與弟楊重子之言如出一轍。十七年，梁任公去世於上海，其門人故舊，舉行設祭追悼，輓詞對聯數百幅，惟哲子一聯，最受人注目，聯云：「世事亦何常，成固欣然，敗亦可喜；文章久零落，人皆欲殺，我獨憐才。」似猶有隱痛感懷，存乎不言之中。

兄弟興趣態度各殊

哲子與楊重子為同胞兄弟，兩人性格迥異，生活態度亦絕不相同。重子心懷淡泊，不慕榮利，在文學上的成就，似較其兄為大。重子幼時，即愛臨摹勾勒，技藝相當精巧，能在一粒芝麻上，書寫「天下太平」四字。他與兄、妹——楊少姬（莊）三人，同列湘綺之門。他除工書法、擅詩文之外，於金石山水，亦多致力。年十三始用心學書，每日必臨碑牒一通，以迄晚年，雖忙亦未嘗稍間。所謂專心致志者，事無不成；重子之成就，即得力於專。壯年受哲子的影響赴日留學，湘

綺老人第四子文育，亦因少姬的鼓勵，結伴偕往。最後少姬亦作了湘綺之媳，與文育結成夫婦。

重子留學東京時，據說與先烈蔡松坡同居一室。不但與辛亥開國諸元勳，多所交往；對於革命大義，尤很瞭然。但他由日歸國後，並不如乃兄之熱衷仕進，專事執教著文，且絕口不談政治。當哲子代湘綺老人長國史館時，曾屢電邀重子赴京共襄國事。重子似有先見之明，以書覆之，略謂：「兄弟興趣，允宜分道揚鑣，以免同歸於盡。」在濁流洶湧時代，非有高瞻遠矚者，莫能言此；更非甘於淡泊者，莫能無動於衷。這與趾高氣揚，目空一切如哲子者，實不可同日而語。先叔谷生公當任長沙縣長時，曾為余言：何芸樵（鍵）主湘政時，極仰楊重子的人格，欲聘之為省府高等顧問，挽某公前往敦勸。重子婉言謝之，並賦七律一章以見其意，詩云：「錯認山人抱逆鱗，嗣京龍性本難馴；十年無夢求生地，盡日偷閒當死身。車馬驟喧疑有禍，庭階初掃愈生塵；萬中染遍黃泥色，不稱權門作上賓。」這與其覆兄書共讀之，都顯見不是矯情作態。

此固為其「不慕榮利」的生性使然；但其平時的生活態度，亦多不易為人所及。他晚年寄居於長沙城，都市生活極為平淡，對顯要紳耆之造訪者，處之自然，不迎不送，僅點首示意而已，去亦如此。對親戚故舊以及門生晚輩之來謁者，則殷殷探詢生活情況，備極親切。凡有問難或請託之事，無不樂為之助。客出門且必躬送至大門外，猶斤斤囑以珍重再會。其最為難能可貴者，能一貫保持這種本色，至老不變。二十七年，戰

事蔓延及湘，長沙大火，乃避居湘潭原籍。至二十九年，無疾而終，年約六十。著有白心詩集、草堂之靈等書行世。

文人無行亦所不免

屈悔翁云：「才子多貪色，神仙不好名。」

哲子既自許才子風流，這種劣根性當亦不免。光緒末年（一九〇八），哲子充任「憲政公會」北京本部常務委員長。時梁任公所組織之政聞社，已被禁止活動，哲子以獨據立憲之利，便積極展開活動，故其言論亦極為海內外注意。是年五月，以箱篋充盈，乃花二千元私購一雛妓為妾。事洩於衆，大遭各方攻擊。指他假倡立憲伸張民權之名，盡行破壞立憲，迫害民權之實。言不顧行，行不及義，實不宜作憲政、民權運動的領導，以打擊憲政公會。楊初尚知愛惜羽毛，不欲聲名太過狼藉，乃向衆申言：「哲子素性從善如流，此女已經轉贈朋友。」實則已另築金屋暗藏之矣。

哲子風流，始終未改。越七年，又故態復萌。當其組織籌安會為洪憲打開場時，曾由項城長子克定，籌鉅金給之，供其活動費用。楊擁厚資，生活奢靡。在天津遇揚州女子花雲仙，兩情相悅，遂秘密同居。僅逾年餘，因籌安會解體，袁氏敗亡，哲子床頭金盡，雲仙亦憚，曳殘聲過別枝了。

枉製龍袍首相新裝

當洪憲帝制進行密鑼緊鼓之際，軍人派主張

用快刀斬亂麻手段。洪憲十三太保（後稱十三帝制禍首）之一的段芝貴（香巖，袁氏曾封為一等公），急遣人到上海，訂製龍袍，價值五百金，密備袁氏登基閱兵時，仿行陳橋故事。及大典籌備處成立，袁克定以滬製太寒酸，擬棄置不用，另花四十萬元在北京另製龍袍一襲。迨帝制取消，此龍袍之金珠寶石等都被拆卸變賣，袍則不明下落了。在滬所製者，則由某坤伶再三懇求段芝貴，謂此物既廢置不用，深為可惜，不如送與劉鴻聲，修改穿用，足為大帥永留紀念。段慨然

贈之。洪憲龍袍之結果，乃入於伶工粉墨登場之用，洵非始料所及。此事世人知者已多，自不算一手資料。

無獨有偶，另一故事則鮮為人所悉：當袁氏籌備帝制之初，楊哲子自信開創之功，將使新朝首輔非他莫屬。當籌備處為新君製龍袍時，哲子也產生了濃厚興趣，遠向法國巴黎訂製首相新裝，但新裝尚未製就，洪憲皇帝迅速夭折，宰相流落他鄉，首相裝存在巴黎。哲子慚而棄之，後亦無聞津者。

李品仙回憶錄

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臺幣壹百元

廣西李品仙上將，迭任軍政要職，歷經辛亥革命、討袁護法、北伐、抗戰、戡亂諸役，包羅萬象，要目如后：武昌起義、桂軍回憶錄、陸榮廷與廣西、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、機關槍長的連絡、轉入湘軍服務、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、兩次危險的任務、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、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、唐生智與顧和尙、唐生智倒趙與北伐、先鋒變成後衛、武漢三鎮的光復、寧漢分裂與清共、北伐的最後一戰、編遣會議、建設廣西、復興中國、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、抗戰開始、率師出征、京滬棄守、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、武漢保衛戰、武漢道上的隨軍戰、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、皖南行與立煌事變、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、邊區雜憶、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、日寇投降、隨勝利上演的悲劇、安徽的復員與接收、空城計、戲亂戰局逆轉、大陸淪陷、林泉息影（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）